

Das Methusalem-Komplott

瑪士撒拉的密謀

顛覆高齡化社會的迷思

人類社會正以超乎想像的速度老化中！在全世界的已開發國家都逐漸邁入高齡化社會之時，本書作者藉著新的科學研究知識，以及《聖經》上活的最久的人：九百六十九歲的瑪士撒拉作比擬，設計出一套對抗「老年歧視」的密謀，對高齡化社會提出新的觀點及建議，建立「新的年齡文化典範」，創造出完全相反的年齡觀點：不論在藝術、生活或科學上，老年是一種變化，而不是一種災難。這是一本瞭解未來年齡趨勢的必讀好書。

法蘭克·施爾瑪赫

Frank Schirmacher／著

吳信如／譯

O P E N

1 / 4 5

Das Methusalem-Komplott

瑪士撒拉的密謀

——顛覆高齡化社會的迷思

法蘭克·施爾瑪赫

Frank Schirrmacher / 著

吳信如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OPEN 145

瑪土撒拉的密謀

作者◆法蘭克·施爾瑪赫 Frank Schirrmacher

譯者◆吳信如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施嘉明

主編◆江怡瑩

責任編輯◆許景理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Original title: Frank Schirrmacher:

DAS METHUSALEM-KOMPLOTT © 2004 by Karl Blessing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6 年 3 月

定價：新台幣 240 元



ISBN 957-05-2024-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OPEN是一種人本的寬厚。

OPEN是一種自由的開闊。

OPEN是一種平等的容納。

你可以將頭髮染色，
但有件事你無法改變。
你無法逃避自己……
挺有趣的，頭髮是怎麼掉光。
這是年齡幫的忙。

——摘自 Jarvis Cocker: *Help the aged*

你屬於這一群！

雖然你還渾然不知，但你已經屬於這一群了。因為你會讀這本書，你就確定收到動員通知了。大型動員已經展開，你已參加這一場世代戰爭。自信滿滿地集合起來：你屬於在未來數十年中，發動革命的一群。

這聽起來充滿戲劇性，但確實如此。我們的情勢已經岌岌可危，然而，我們卻把救生鉤閒置在日常生活中，安慰自己說：「事情不會這麼糟的！」新聞主播們光鮮亮麗地唸著新聞稿，並沒有在攝影棚嚇得驚慌失措；編輯們仍埋頭苦寫社評和專欄；街上的年輕人彬彬有禮、和藹可親；媽媽推著娃娃車；人們尚未聽到任何砲擊聲，戰爭前線似乎還遠著呢！

以未來的角度來看，一群空前浩大的「反老」部隊正在部署中，他們將朝著我們步步推進，雖然我們現在可能才二十、三十或六十歲，但等到戰事一起，我們都已經步入老年。而我們手創的社會也會從老人手上奪走一切：自信、工作和一生的經歷。我們的生活決策仍以過去好幾世紀的資料與數據為基礎，如果我們以這種方式來處理運輸問題，可能現在還在使用郵政馬車旅行呢！

當下就必須採取行動。否則，未來可能還跟現在一樣，用石器時代的觀點來看待老年。這幾乎是一場革命，相當於歷史中幾場重要的解放運動。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在累積足夠的關鍵數量。如果在未來五到十年間達到轉捩點，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就會在每個人的視野中，像施了魔法般隨之誕生。老年就像突發事件般，讓人們倏然醒悟。你會不可置信地張開眼睛，似乎是在毫無預警中變老。一張張撕下來的日曆正意味著，威脅已經逐漸迫近，但我們依然置身事外。

我們一定都有過這樣的經驗：有天走在路上，和一個時髦的酷哥或辣妹擦身而過，突然有種時光飛逝的感覺。一九六二年的歐寶 Rekord 車型，一九六八年的雪鐵龍 2CV 車型以及福斯的金龜車，都是一種時代「物換星移」的象徵。不過，人卻相反：越來越多人彼此相處的歲月增加了，時間卻似乎停頓中斷。許多人都會跟父、祖甚至曾祖輩在同一世代生活，於是，形成了在人類演化史首見的現象：一群早已經完成生物使命，但目前已失去繁殖能力，身體機能無法再修復，應該「重返」自然循環的老年人，居然成為社會的多數。這原本是演化過程中應該極力避免的。在人類歷史中，社會的老人數目第一次多於小孩數目¹。

趕快集合起來吧！你也屬於老人的一群！每個人都得承擔

這個生命中的重要任務，因為我們未來將成為多數老人之一。

這跟心靈有關，但絕非多愁善感。這也關係到我們的自信、安全感與社會的穩定。這符合個人的利益和下一代的利益。老人歧視將成為全球性的經濟與心智競爭劣勢。到了二〇五〇年，光是在中國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就會達到目前全球六十五歲老年人口的總和²。由於老年人口全球性的普遍成長，所以，將來的社會競爭力將取決於，是否能夠在宗教上、文化上與經濟上，成功運用老人人力資源的創造力。弔詭的是，我們這些逐漸變老的人，同時是這股全球化潮流中的肇因者和受害者。主要原因在於，全世界的人都想努力延長自己的壽命，但另一方面卻又忽略壽命延長後，老年時期的需求。有些國家取走老人的房子、農莊或食物，有些國家（德國便是其中之一）則不斷剝奪老人的自信和生活樂趣。

我們的經驗、價值與認知並沒有任何革命性的改變。不管是我們的是非判斷或成長經驗，都在耗損老化過程的輪軸，它們都是「冷酷無情」的無所謂主義者。我們過去的成功、美麗、生活經驗和財富對於老人有何象徵意義？我們仍然麻木不仁地享受溫馨的生活，但眼前已經有股新的勢力，即將摧毀我

¹ 請參照：P. Schimany: *Die Alterung der Gesellschaft. Ursachen und Folgen des demographischen Umbruchs*, Frankfurt 2003, p. 291。

² Y. Zeng/L. George, "Family Dynamics of 63 Millions to more then 330 Million (in 2050) Elders in China", in: *Demographic Research*, Vol. 2, Art. 5。

們的生活方式。

我們必須正視：這關係到你的後半生，幾乎和多采多姿的前半生一樣長。前美國經濟部長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曾寫道：「和氣候災難不同的是，全球的老化毫無疑問地已經在各地發生了。」人口研究專家們也肯定這個說法。變老的確不是件舒服的事，當我們還有力氣、自信的時候，我們就得捲起袖子，準備大幹一場，不能只躺在壁爐邊的沙發上貪圖安逸。我們的社會告訴我們一件非常明確的事：未來三十年，我們必須學著如何「變老」，否則就等著受到經濟、社會和心靈的懲罰吧！這是對那些受壓迫或不幸福者的解放，同時也關係到未來的自己。

我們的未來

沒有人想變老。在未來五十年，這種個人的感受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變成公開的情緒，原本僅只於個人的「老化」傷害則變成一種集體現象。

超過三十五歲的人都瞭解這種個人的悲劇：在這個扭曲的社會中，他們開始受到外表、職場、第一次的績效衰退或疾病的傷害，更糟的是，可能嗅到死亡的威脅。

這是一種由老化軀體所引起的傷害。就像一輛原本在街上神氣風光的炫車，隨著車齡的老舊，雖然尚稱堪用，但車主卻逐漸覺得是個負擔，甚至有點尷尬；你一定也看過某些老爺車，靠著一些新穎的設備或改裝，重新散發出失去的力量與年輕。但我們的社會對於老化族群還有更殘酷的傷害：在高速公路上，如果老爺車不閃邊行駛，新車就會輪流追逐它，把它逼到外側邊緣，或嫌它噪音多、汙染高，最後撤銷其行車資格。我們的行為也類似如此，對老人感到輕視或憤怒，卻忘了自己未來也必須在老舊、破損的軀體和服裝中緩慢移動。

今天活著的人，就是參加一場人類歷史中獨一無二、不可預知的冒險。不只是個人，整個民族都會變老。歐洲的住民正

面臨一個特別的弔詭現象，同時被兩種前衛思想攻擊：他們壽命更長，但孩子更少。人口結構動態取決於死亡率而不是出生率。社會和文化所受到的撼動不亞於一場戰爭。德國越來越老，越來越虛弱，依照聯合國的統計，到了二〇五〇年德國老年人口會增加一千兩百萬。這個數字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各國總死亡人數還高。如果是在動物世界裡，這樣的族群將會瀕臨絕種，而人類學稱這種現象為：活生生的死亡。

政治人物對此漠不關心。通常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週期」是四十六個月，也就是一個國會會期。和人口科學家相反的是，他們把人類壽命增長當成一種富裕，低估其危險性，以便能在其中苟延殘喘。彼得森在一篇登在美國著名外交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的論文指出，二十世紀的政治人物在處理人口集體老化的問題上，的確面對很大的困難：「從我跟政府部門掌管經濟政策的高層私下會談後，可以確定，他們很清楚人口趨勢正朝向可怕的方向發展，但他們束手無策。」這篇文章在今天看來像是針對老化社會的宣言，在當時絕非只是偶然的發表，因為就在這篇文章刊登的前幾年，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正好出版了一本撼動美國政治界的鉅作：《文明的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書中指出，在東西衝突之後，將會興起新的文化戰爭，也就是基要主義的伊斯蘭教徒對抗科技世俗的西方世界。

我們讓這些政治人物產生集體的自我欺騙現象。許多人相信，他們不會經歷到這種可怕的未來，還有一些人根本不相信人口學的數據，即使出生率降低的數學事實歷歷在目，依然無動於衷。不只是政治人物，我們自己也是以如墜五里霧中的態度來看待壽命問題。「識字」的人都知道，平均壽命增加是個人的問題，也是德國、歐洲或全世界的問題。但我們卻努力消除這種疑惑，急著跟每個人保證：我們根本不想活到這麼老。

這聽起來有點怪，但請你試試，暫時變成一個完全的自利主義者。先忘記某些老人的「修辭」，例如：我根本不想活到這麼老！在日常生活用另一種說法來取代：老年、變老、退休、人口。結果你會發現：個人的變老並不是統計部的數據資料，而已經是一種自然的災難。

對於個人的經濟規劃與社會整體的未來，政策的計算錯誤被嚴重美化了¹。事實上，就如《明鏡週刊》（*Spiegel*）年度統計特輯中所提出的，第一位「壽命百萬小時」的人瑞就要產生了，如果活到一百一十四歲，其壽命剛好會達到一百萬小時。但我們從年輕人輕蔑的眼神中卻可以看出他們的責備和期待：你們為什麼還不死？

¹ 就方法的辯論與落伍的反對意見來說，平均壽命的大幅延長是透過降低兒童死亡率和積極的傳染病防制所獲得的革命性成就。參照：<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296/5570/1029/DC1>。

然後，到了二〇二五年我們的孫子輩就會出生了，他們是未來的創造者。我們不希望變成一個「祖父母」的民族，如果你想像成過去的搖椅、童話或毛線襪，你就活錯世代了，以前雖然也有祖父母，但他們的數目遠比孫子少。社會學家循默立（Peter Schimany）在他的著作《歷史性的新匱乏關係》（*Historisch neuen Knappheitsverhältnis*）提及，這將是缺少親戚，甚至沒有孫子的時代。老人們已經無法像過去一樣扮演祖父母角色，來證明自己的社會效益，眾多的祖父母分享極少的孫子²。現在十二歲的青少年不只必須面對比例最高的六十歲祖父母輩，他們將會活在一個八十歲以上人口佔百分之十二（九百一十萬人）的社會，而不是今天的百分之四（三百二十萬人）。全國一半的人口都在四十八歲以上，甚至依照其它數據是高達五十二歲³。這是一個不同於現在的社會。雖然他們用的是同樣的高速公路或高科技產品，但他們的精神基礎結構（世代間的關係）卻完全不一樣。

掙脫壽命的枷鎖

日常生活或政治領域不但低估了人口結構的震撼，也低估

² 請參照：Schimany, *Alterung*, p. 363。

³ 聯邦統計部，Erklärung zur Bevölkerungsentwicklung Deutschland, 6. June 2003。

了世界產生裂痕的速度。嬰兒潮出生的人口已逐漸步入退休階段，這在西方世界將引發一股衰老的驅動力，就像一堆幾十年來從未耗盡的火箭燃料，將全國幾百萬個年齡超過六十五歲的老年人發射出去，這不只朝向經濟或社會的全新世界，也是心靈的全新經驗。美國人口研究中心為老人火箭的發射倒數計時，並提出嚴重警訊：「美國只把焦點放在對抗恐怖主義上，而無視於其它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嬰兒潮人口一步步趨近退休……到目前為止，我們還認為，第一波嬰兒潮人口在二〇一一年才開始退休，屆時才會發生老人潮。但今天有更實際的預測，第一波老人潮在二〇〇八年就會撲面而來⁴。」

如果把這個預測轉換成圖像，你將會看到，這個世界建滿了老人院⁵，在這種集體意識中，會有多少年老力衰、失憶、老人癡呆、病患的印象？充滿多少恐懼、良心不安、自我憎惡

⁴ 請參照：M. Gendell: "Boomers Retirement Wave Likeley to Begin in Just 6 Years", in: *Population Today*, April 2002。

⁵ 針對政治失靈的部分，請參照：Herwig Birg: *Die demographische Zeitenwende*, München 2001, pp. 198。「在九〇年代時，德國聯邦議會曾召集一個調查委員會來研究人口結構變遷的問題，以喚醒社會大眾的注意。此舉看似政府對人口問題的重視，並讓全國公民瞭解本國的人口結構改變，政府也似乎要將此納入決策考量。但此委員會的研究調查最後卻石沈大海，研究的最終成果與結論始終沒有完成。而階段性的研究結果也只以一份附上監督者名字的影本方式公布，更遑論導出政策結論或轉化成實際的政策行動。這份報告的延宕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像出生率降低這種人口變化過程，如果在二十五年間都一直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就得花七十五年的時間才能加以挽救或導正。」

和仇恨？

在美國，每七點五秒便有一個嬰兒潮世代者步入五十歲，也就是說，每七點五秒便累積一個微小的社會災難，按照馬克·奧瑞（Mark Aurel）的說法，每七點五秒這個社會就更糟糕一點。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四年出生的嬰兒潮世代，最晚將在他們全數進入退休階段時，讓西方世界進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特殊經驗」。

這種革命性的爆破力並非統計資料所能考慮到的。每個人都知道，統計是沒有靈魂的，它們把退休的人都稱為老人，然後把供養者與被供養者的比率標示為「老年人口比率」。統計學家們言簡意賅地說：「這是一場未來的分配鬥爭，目的是解決老人院和退休金制度的問題⁶。」其實，更進一步地說，是為了解決老人與年輕人的相處問題，特別是對於某些人口結構失衡的國家，例如德國來說，人們不只活得更久，出生率也相對更低。由此所產生的新現象就是，社會資源將變得越來越匱乏。劇烈的改變程度讓聯合國人口數學家也得出一項結論：這是世界歷史的另一個階段。甚至一位法國的哲學與人口學者李維－史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更指出：「比起未來人口結構的災難來看，共產主義的倒台根本就是小兒科。」

⁶ 請參照：《明鏡週刊 2004 年統計年報》，München, pp. 498。

我們從一再出現的世界末日預言和錯誤預警中學乖了，人們總是會想：我現在才二十、三十、四十歲，二〇二〇年還遠著呢！為什麼不能像過去一樣，從等待中獲得正確的解答呢？

但目前的情勢十分特殊、險峻：我們沒有時間像過去的祖先一樣繼續忽略這個問題。不管願意與否，我們都得承擔使命。你為老年所做的儲蓄越早開始越好，這其實是你跟未來的自己所進行的經濟對話。這也是一種新的形式，讓我們可以接觸到未來的自己，以及我們所打造的社會。在未來幾年，我們不只在身體研究老化，也可以在環境發現人口老化的影響。自然科學家和人口學家都同時提出這類看法⁷。柏林的世界人口研究中心預測，動物棲地不只逐漸入侵東德地區的都市邊緣，在未來幾年也會侵入人口減少的縣市中心，例如在圖林根森林區。如果人走了，大自然就會重新回來。

事實上，人類文明已經開始改變。學校關門、工時增長、退休金減少了、人口遷出村莊。政治人物只會為出生率降低心生惋惜，卻不說明實情。人口統計學者不強調出生率，只計算壽命紀錄或死亡數據。而這就是歷史性的轉折點：我們社會中，老人數目比年輕人更多。

如果我們的意識無法準確察覺未來的情況，就會像七〇年

⁷ 請參照：Berliner Institut für Weltbevölkerung und globale Entwicklung, *News Letter*, 9. Oktober 2003: “Wölfe statt Menschen”。

代時，人們一聽到工業會汙染我們的環境、礦物燃料即將用罄、成長的極限也將到來時，人人都有一股隱憂。三十年來，這個源自於「羅馬俱樂部」的觀點，幾乎天天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但通常只是透過一點點良心與冷暖氣機上的強弱按鍵。

我們也是用這種態度面對全球老化的問題。總有一天，這就會對我們的所作所為產生影響，而且是雙重影響：今天的我們和老化的我們。也會產生新的防老形式與更普及的老年保險：針對心靈、精神與身體。而且，在這個同步化的社會中，將形成互相拉鋸的時代趨勢：年輕人變少，老年人變多。

這不只是政策的計算錯誤，也是我們自己估算錯了！我們把壽命估算得太短了，我們教自己必須利用每分每秒，計較每次延遲，於是透過這種悲慘的錯誤計算方式，我們誤解了哪些才是應該計入的時間：生命的總和。近年來，我們變得越來越沮喪、怯懦和悲觀，也沒有餘力慶賀人類壽命的延長。其實，我們是有理由大肆慶祝：一百六十年來，女性壽命每年平均增加三個月。在一八四〇年時，瑞典女性的平均壽命只有四十五歲，今天日本女性的平均壽命已高達八十五歲，而且，這還不是終點呢⁸！

⁸ 請參照：J. Vaupel: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Special Committee on Aging". Hearing on *The Future of Longevity: How Important are Markets and Innovation?*, Washington, 3. June 2003 (手稿)。